

《第五个孩子》和《浮世畸零人》中班的三重人格解读

唐蕾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通识教育与外国语学院, 安徽芜湖, 241199;

摘要: 多丽丝·莱辛是当代文学界的重要作家, 其作品《第五个孩子》和《浮世畸零人》以现实主义风格刻画了边缘人物班的悲剧命运。本文基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从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重人格结构出发, 探讨班的人格发展及其走向死亡的必然性。班的本我表现为对食物和性的原始欲望的强烈追求, 自我在与社会互动中逐渐发展出一定的理性控制能力, 而超我的缺失则导致其无法内化社会道德规范。外部环境的压迫与家庭关系的疏离进一步加剧了班的人格失衡, 最终使其在孤独与绝望中选择自我毁灭。通过分析班的人格结构, 本文揭示了文明社会对个体的异化作用, 以及班在寻求身份认同过程中的失败与悲剧。

关键词: 多丽丝·莱辛; 《第五个孩子》; 《浮世畸零人》; 精神分析

DOI: 10. 64216/3080-1494. 25. 10. 060

引言

多丽丝·莱辛是20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被认为是继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后英国最伟大的女作家。其作品风格多样、内容深邃, 几乎涉及20世纪所有主题, 包括种族主义、女性主义、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社会和政治热门主题。莱辛一生笔耕不辍, 近60年的创作生涯大体被文学评论界大体分为四个阶段^{[1][2]}: 第一阶段大约是1948至1962年, 主要以社会政治斗争为主题。这一时期, 莱茵以自己早年在非洲的生活经历为蓝本, 多采用传统显示主义叙事手法, 创作了大量以非洲殖民地生活为背景的小说, 旨在谴责白人殖民者对非洲黑人的驱逐, 并揭露这一时期南非白人文化的贫瘠; 第二阶段始于1962年《金色笔记》的出版, 之后, 莱辛进入了自己文学生涯中最辉煌的17年。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艺术形式和技术上的大胆尝试, 以现代妇女的困境和寻求自身解放为主题, 并凭借代表作《金色笔记》夺得了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第三阶段开始于1979年, 这一次, 莱辛将笔头转向了外天空, 试图用语言、幻想来显示人类所面临的危机, 但效果却不尽人意; 第四阶段, 莱辛重回现实主义叙事风格^[8], 本文要分析的《第五个孩子》及其续集《浮世畸零人》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第五个孩子》情节简单, 莱辛运用恐怖小说的结构模式描述了一对中产阶级英国夫妇戴维和海藻组建家庭后想生许多孩子, “至少生六个”^[3], 婚后看似幸福温馨的家庭生活却因第五个孩子班的出生被打破, 逐渐分崩离析。这个丑陋、畸形、极具攻击性的孩子被家

人厌恶, 被社会抛弃, 小说最后只写到班离开家庭, 成为了少年犯罪者, 母亲海藻对他的去向也一无所知, 让读者对班进入社会之后的生活充满好奇。续集《浮世畸零人》则从班的视角出发, 向读者交待了边缘人班是如何在社会中生存、流浪最终在孤独中走向死亡的结局。

国内对于多丽丝·莱辛的研究多集中于她的早期传统现实主义作品, 其中以《金色笔记》为最热。2007年莱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 国内开始掀起了一股莱辛热, 对莱辛的研究范围也明显扩大, 不再局限于几部代表作品。然而, 《第五个孩子》和《浮世畸零人》依旧没能得到国内评论界的过多关注, 研究视角较为单调, 主要从女性主义, 叙事学以及伦理学等角度对两部作品进行了宏观分析。陶冶^[4]利用了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浅析了造成主人公班悲剧人生的原因。本文拟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 深入探析班的人格结构以及最终寻找同类无果后走向自我毁灭的原因。

1 人格结构理论下班的悲剧分析

弗洛伊德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三重人格结构学说^[5]。在他看来, 人格是一种从内部控制行为的心理机制, 这种内部心理机制决定着一个人在一切给定情境中的行为特征或行为模式。弗洛伊德认为完整的人格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 即本我、自我和超我。^[6]

1.1 班的本我满足

所谓本我, 就是本能的我, 完全处于潜意识之中。本我是一个混沌的世界, 它包含着混乱、不稳定、本能和压抑的欲望, 隐藏着现代人类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所

不允许的各种未经探索的本能冲动。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存在。构成本我的成分是人类的基本需要,如饥、渴、性三者均属之。本我中之需求产生时,个体要求立即满足,故而从支配人性的原则而言,本能遵循“快乐原则”,它完全不懂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善恶和道德,只知道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第五个孩子》中,班的饥饿需要似乎永远无法被满足。自出生开始,班对食物的渴望就异于常人:他吃奶时总像吸血虫般吮吸母亲的乳头,似乎要吸干每一滴乳汁,经常把母亲的乳房咬的青一块紫一块的;同时,他的食量是同阶段孩子的两倍,一天喝十瓶以上的牛奶。班开口的第一句话也不是“爸爸”或者“妈妈”,或者自己的名字,而是“我要蛋糕”。此后的班与人交流时也只会表达自己的需要,“我要这个”,“给我那个”。这种急切满足饥饿需求的冲动即弗洛伊德所称的本我特征。班似乎也总是无法遏制基本的本能需求。整个家庭将班视为怪物,因为他没有显现出任何理解和遵循人类交流、情感或道德的迹象。他活着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与人交流的需要了。五岁时,在饥饿的驱使下,班甚至生吞了一只鸡,“他们看到班蹲坐在大餐桌上,手里拿着从冰箱里拿出来、尚未煮过的鸡,鸡被开肠破肚,内脏全扔在地板上。凭着野人蛮力,班光用手和牙齿就将那只鸡生撕开来,正满足地吞咽着。”^[2]这种野蛮获取食物的行径表明班的行为完全受本我的本能驱动。如果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紧张、焦虑的情绪。而为了消除这种情绪,重新回归心理平衡的状态,本我会自动需求解除紧张的办法,不惜一切代价以降低能量达到舒适的水平。需求得到满足后,本我会一直寻求放纵并沉湎其中,正如孩童使出各种方式以满足自己私欲。在《第五个孩子》和《浮世畸零人》中,班一直表现出对肉类的强烈渴望,以填补自己其他方面的缺失。出生伊始,班就不允许参加任何形式的家庭活动,一直被隔离在小小的房间中,甚至用栅栏围起来,他不知道如何与外界交流,只知道一味的满足自己对食物的需求。

成年后的班自然有了对性的需求。这一点,莱辛在续集《浮世畸零人》中进行了两次描述。一次是一开始班成为少年犯罪团伙头目后与其中一名对自己有好感的女孩发生的,但是女孩并不喜欢班充满攻击性的、野兽般的性爱方式。班的性需求没有得到很好地满足,直

到遇到了一位叫丽塔的妓女。长时间的性欲压制终于得到了释放,本我的原始需求也得到了满足。^[7]

1.2 班的自我发展

自我是面对现实的我,它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外界环境的接触发展起来的,是意识结构的部分,自我是本我和外部环境的调节者,奉行“现实原则”。它活动于本我和超我之间,既要满足本我的需要,又要制止违反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法律的行为。^[6]

弗洛伊德称,没有刻意教养的孩子也能发展出非常严格的良知。^[4]换句话说,任何人越是抑制自己对他人的攻击性,就越会进行自我惩罚。因此,在续集《浮世畸零人》中的班比《第五个孩子》中更为自律,更注意限制自己的行为和欲望。小时候的班像犯人一样被锁在自己的房间里,只能通过各种破坏来吸引家人的注意。这间房间既禁锢了他的肉体,也禁锢了他的灵魂。自我在人格结构中代表着理性和审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自我是个体人格的执行者,从本我中分化出来,允许个体合理表达、追逐自己的诉求。它寻求以现实合理的方式来取悦本我,以满足长期的发展,避免一时的欢愉所带来的苦痛。实际上,班为了更好地融入家庭,做出了很多努力。当他躺在特制的装有高木板条的小床里,他试图用自己的方式与外界沟通,表达友爱,为人接受。他学着与兄弟姐妹打招呼,与他们一起看电视,但所有示好的尝试都被忽视。这一次失败加剧了班对外界的攻击性,班的本我部分以吼叫的形式再次出现。在外部世界的直接影响下,本的无意识部分完全改变,自我试图遵循现实原则来限制和支配本我。一开始,母亲虽然厌恶班,但母性的本能让她想要帮助班融入家庭和社会,她对班做了与前面四个孩子都会做的事情——与班玩耍,唱摇篮曲,虽然一开始班的本我没有立即对这些做出回应,但实际上班也曾配合母亲试图融入这个大家庭,开始与人有了除食物之外的交流,虽然方式不为人所接受,但他为了与外界沟通而与之做出回应时显示出班的自我逐渐占据中心地位。通过不断的摸索与观察,他渐渐明白哪些行为是为家庭、为社会所接受。通过习得常识并与外界接触,班的自我渐渐发展起来,与之前的行为举止相比,班的确从外部世界学到了很多社会规范和道德,也在努力做出改变来适应这个社会。

成年后班被家庭抛弃,进入社会与形形色色的人交往,处理问题时虽然偶然会暴露兽性的一面,但逐渐得

心应手。随着心智的不断成熟,他清楚得知道受本我支配的种种行为是不为社会所接受的。《浮世畸零人》中,班在离开好心的比格斯太太后,在建筑工地上找到了工作,新上任的包工头经常嘲笑、抱怨并吼叫班,甚至克扣班的血汗钱。如果班像以前那样遵循本我的快乐原则,他一定会将怒火诉诸武力,但恰恰相反,那一刻班的现实原则起了作用,他当时的反应竟在思考这个包工头为什么要对他这么做,他认为包工头是在鄙视他、羞辱他,将他视为毫无人性的动物对待。他想向其他人寻求帮助却也明白没人会对他伸出援助之手。他也不想简单通过暴力手段拿回属于自己的钱并逃之夭夭,但在审时度势之后也了解工地上的所有人都会攻击他。这一通思想斗争显然意味着班的欲望被抑制住,他不再像《第五个孩子》中那样做出怪异的暴力举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弗洛伊德曾经用马和马车夫的比喻来解释自我与本我的关系:本我是马,自我是马车夫。马是驱动力,马车夫给马指方向。自我想要控制本我,但马可能会不听话,二者就会僵持不下,直到一方屈服。将这个比喻映射在班身上,如果他没有合适的方法去释放自己的原始欲望,那么他就不会用理性去控制自己的行为。成年后的班越来越知道控制自己行为的必要性,作为社会的一员,他也必须逐渐适应从本我到自我的人格结构的改变。

1.3 班的超我缺失

超我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由完美原则支配,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位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是道德化的自我。超我是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其形成是社会化的结果。超我遵循道德原则,它有三个作用,一是抑制本我的冲动,而是对自我进行监控,三是追求完善的境界。

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超我是父亲形象与文化规范的符号内化。在班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形象是完全缺失的,父亲戴维极度厌恶班,认为这不是他的孩子,甚至把班捉进了特殊机构。当班被母亲从机构救回来时,戴维的脸生气、紧绷且非常疲倦。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缓解班对这个世界的焦虑与恐惧,一直将自己的儿子视为不存在。正是这种忽视,班退步到他发展的口腔和肛门期。由于他的父亲没有缓解他的焦虑,班的人格发展

发生了固着和退缩,造成了超我人格的缺失。成年之后的班始终无法被现实社会接纳,有如浮萍般找不到同类和归宿。他在远古壁画上找到的同类画像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他明白自己确实是孤身一人,唯一一死才可解脱。

2 结论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为理解班的悲剧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模型。外部环境对人格结构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班不健全的人格结构正预示着他最终的悲剧。两部小说反映出班本我欲望的限制和压迫,自我行为的抑制以及班如何处理这种压制。他的人格结构是不平衡的,但他的人格却极力想要达到一种平衡。文明社会扭曲了班原本的人格发展,他始终无法重新建立自己的人格以达到和谐状态,最终只能转向自杀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蒋花. 多丽丝·莱辛研究在中国[J]. 中国比较文学, 2008(03): 57-65+125.
- [2] 向丽华. 多丽丝·莱辛研究在中国[J]. 邵阳学院学报, 2006(06): 80-81.
- [3] 多丽丝·莱辛. 第五个孩子[M]. 何颖怡,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4] 陶冶. 浅析《第五个孩子》主人公班的人格结构[J]. 戏剧之家, 2019(15): 240.
- [5] ANTHONY S. 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M]. 尹莉,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 [6] 朱永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7] 多丽丝·莱辛. 浮世畸零人[M]. 朱恩伶,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8] 张中载. 多丽丝·莱辛与《第五个孩子》[J]. 外国文学, 1993(06): 79-82.

作者简介: 唐蕾(1996-), 女, 安徽铜陵人, 安徽信息工程学院, 助教, 文学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系统功能语言学。